

析碑集帖话丰台

北京丰台，帝里之“花乡”也。其地在京城西南。因“丰宜门”“拜郊台”而得名。丰宜门，乃金中都正南门。拜郊台，又名郊天台，乃金代皇帝祭天之所。据传，金章宗完颜璟梦遇百花仙女，共游百花谷，宴游之间，仙女恳请将“丰台”一地相赐，言此地 在丰宜门外拜郊台一带。金章宗梦醒即传御旨，将丰宜门外至拜郊台间之地，赐名“丰台”，并令当地百姓广植花木，按时进奉。

元灭金后，改中都为大都，丰台一带多建别墅花园。迨至明清，花木愈盛。据《春明梦余录》载：“今右安门外西南，泉源涌出，为草桥河，接连丰台，为京师养花之所。”清代李汝珍有诗云：“丰宜门外丰台路，花担平明尽入城。”此地百姓世以种花为业，更建花神庙以祈佑，“右安门”被称为“花门”，丰台亦遂有“花乡”之称。

豐(丰)字选析



此“丰”字，出自殷墟甲骨文。甲骨文乃殷商先民刻于龟甲兽骨的占卜文字。当时文字尚未定型，自由诡譎，异构较多。此“丰”字为会意字，字形为植物之象，根茎肥大，丰之本意，尽显于字中。字形质朴，古雅，自然。字形上部，植物之干，两边出枝，高低错落，长短求变，取势各异。字形下部，根茎处肥大而不臃肿，用笔沉稳厚重，和上部之活泼用笔，一动一静，相映成趣。甲骨文乃契刻文字，透过刀锋看笔锋，它不像后世文字法度谨严，但却注重讲求字的体势美。字画本为同源，此字古拙中蕴生机，既有文字之形，又暗藏图画之神，可作写意画观之。



此“豐”字出自西周铜器“史墙盘”铭文。“史墙盘”乃西周中期金文书法之代表作，其字笔法精到，线条流畅、粗细匀称，字形取圆势，不露棱角，结字紧凑、体态优美。此字上部“山”形与下部“豆”字相连处，若焊接而浑然一体，虽字形上宽下窄，却沉稳厚重，不可动摇。凝视此字，俨然上古礼器之形，观器驰神，古风扑面而来。上部两个“丰”字，笔画取势各异，粗细有别，错落有致，整饬中有变化，空间分割之妙，蕴阴阳变化之机。与西周晚期的“毛公鼎”相比，其风格与秦系金文、秦小篆更加类似，开秦篆之先河，气息高雅华美。



此字出自东汉摩崖石刻《西狭颂》。字形为“豐”。“豐”与“豊”为同字，而上部笔画稍加简化，变碎为整，而气息愈加浑然。下部“豆”之燕尾，力量内蓄浓郁。结构疏宕，看似寻常，实则奇崛，虽是隶书笔法，而深藏篆书气息。线条朴茂丰腴，深厚凝重，绵长劲挺，用笔逆入平出，方圆兼备，笔笔达意。笔画分布各司其职，扎实停匀，有稳如泰山、重如磐石之感。前人论此摩崖，言其结体在篆、隶之间。疏而不散，平而不板，整而不齐。今细品此字，用笔朴厚，庄严雄伟，笔力遒劲，方圆兼备，一派高古雄浑气象。可叹当代流行隶书，或扭捏作态，或荒率求奇，所缺乏者，正是这种气象。



此字出自马王堆汉墓帛书。汉代传世书法，向来刻石多而墨迹少。而经过修刻凿凿和传拓之隶书，后人视之如雾里看花，难睹真容。马王堆汉墓帛书之出土，使人饱览“古隶”真目，得窥汉人用笔神髓。此“丰”字，三个横画，长短、粗细、取势各不相同。中间竖画，分割三横时，看似左右不平衡，但由于三条横画以不同姿态向右上取势，似乎消解了笔画重力，险中见稳，稳中寓险。细观此字，似正而欹，似欹而正，变化丰富，妙不可言。其书风古朴、自然，笔墨饱满流畅。用笔沉着、道健，给人以含蕴、圆厚之感。波笔、挑笔，微有错落而又气脉贯通。其内在节奏感，乃汉字由篆至隶的隶变阶段之独有韵律。



此字出自颜真卿《臧怀恪碑》。与常见之颜碑相较，《臧怀恪碑》比《多宝塔碑》形体宽博，比《颜氏家庙碑》骨骼略瘦，秀润劲健，独具风神。世人论楷书，必曰“颜柳欧赵”四家，而颜居四家之首，以其庙堂之气特盛之故。此“豐”字，一改颜字惯常之肥厚雄浑用笔，而出之于瘦硬朗朗。以“瘦”笔写“豐”字，意象之反差，似乎消解了“豐”字复杂的构成，增加了线条的审美趣味。结体疏朗有致，风神开张雄强。此字之空间分割，亦疏密有致，轻松透气。字之结体修长，用笔自然，笔墨干净，线条细瘦，俊秀温润，有别于颜真卿其他碑中的庙堂气象，而独具书卷之气。



字出米芾《方圆庵记》。此碑是米芾“集古字”时期之佳作，书法腴润秀逸，潇洒俊发，有晋人风度。米芾曾自言其书为“刷字”，此“豐”字，率性挥洒，侧锋取势，“刷”意十足，上部两长竖画，左右开张，力走千钧，真有风樯阵马之势。下部之“豆”字，简化为草书符号，亦用刷笔为之，沉着而痛快。整个字上密下疏，上开下合，几个纵向笔画，方向有别，取势各异，果有八面出锋之妙。“刷字”，正体现了其用笔迅疾而劲健，尽兴、尽势、尽力，追求“刷”的韵味、气魄、力量。“二王”一脉之用笔，在此得以夸张、放大。笔法恣肆纵横，恰如狮子搏象、骏马听阵。而细观此字，裹藏、肥瘦、疏密、简繁、粗细、轻重、动静、急徐、刚柔，皆随遇而变，独出机巧，天真自然，神采焕发。



字出黄庭坚《与景道使君书》。黄庭坚书学思想深受苏东坡影响，书法素以“韵”胜，更以“韵”为标杆品书论字，书法是典型的文人字，极富书卷气。《与景道使君书》乃黄庭坚法帖经典。帖中“豐”字，敬侧取势，开合有度，端庄又不失灵动，婉约而气质超然，观之令人心旷神怡。行笔收放自如，从容娴雅，富有节奏变化。冯班《钝吟杂录》曾论其用笔曰：“笔从画中起，回笔至左顿腕，实画至右住处，却又跳转，正如阵云之遇风，往而却回也。”今观此字，信不虚也。再细品全帖，章法浑然，意境豁达，真有随心所欲、出神入化之妙。非行非楷之间，已成千古经典！



字出王羲之《十七帖》。此帖乃草书之无上范本，历来被书家奉为“书中龙象”。其书风“冲和典雅，不激不厉，而风规自远”。绝无一般草书狂怪恣张之习，从容衍裕，而气象超然。帖中“豐”字，以草书符号，将原字复杂的结构简化成寥寥数笔。线条简洁练达，动静得宜，用笔寓方于圆，藏折于转，点画似断而连，气脉畅达。字上部的两个点，姿态各异，而字势互相映带；字中四处转折，取势有别，而搭接浑然一体。其字上开下合，左轻右重，然似欹而正，似险而衡，虚实有度，映带有节，气息冲和，刚柔相济。前人论其书“含刚健于婀娜之中，行遒劲于婉媚之内”。“外标冲融而内含清刚，简洁练达而动静得宜”，实为至论也。



字出郭店楚墓竹简。此为篆书之楚系文字，具有商周金文大篆向秦汉隶书转折期的风格。文字典雅秀丽，用笔诡譎多变。与端庄肃穆的周秦系金文大篆相比，这些楚系篆书活泼而妖娆，更具自然书写性，入书，入印，皆有写意趣味，更符合今人审美。此“台”字，上宽下窄，上疏下密，在反差中求变化，于对立中求和谐。用笔娴熟精到，线条在圆转折叠中分割出大小不等、依次渐变的弧度空间，奇幻而神秘。观其字形，或如灵蛇出洞，昂首望天；或如天鹅戏水，粼波倒影。迷离之象，玄深莫测，引人无限遐思。



字出邓石如《万绿阴中帖》。此帖系邓石如取法李阳冰铁线篆，又参以隶法所书，笔力道劲，体势沉着，一改宋、明时期篆书的刻板、拘谨之风。此“臺”字，结构沉稳，线条遒劲，布白均匀，行气整饬，体势森严。用笔有别于千年相袭程式化、呆板、单调的“铁线”，增加了微妙的粗细变化。一字之内，一画之间，线条均有起伏、节奏，萦纤盘绕中似有脉搏跳动。“臺”字中部，两个交叉的笔画，与下部短横交接，转折出微露方笔，分割出三角形空间，上下包以两弧，圆中寓方。方以取势、圆以生韵、三角以聚气，巧合法度，独具匠心。行笔则平拖、绞转兼用，雄浑涩进，苍茫大气，富于变化，开创了清人篆书的典型风格。



字出东汉《张迁碑》，在汉代诸碑中，此碑以古拙、厚重、典雅取胜，格调峻实稳重，乃汉隶方笔系统之代表作。风貌极为强烈，世称汉隶之神品。此“臺”字，八笔横画，排叠有序，和而不同，五笔竖画，开张有度，貌离神合。“口”字作倒梯形，与下面“至”中之三角形，斜画处作上下呼应，增强了动势。字之上下，有两个“土”形，上密下疏，上合下开，遥相呼应。朴厚中有雄秀之气，意态雄健而高古。起笔处方折宽厚，落笔处稳健从容，转角处方圆兼备，运笔处遒劲曲折。结体方严高古，宽舒茂密；用笔以方为主，笔致多变；线条内力充盈，真气弥漫。



字出东汉《礼器碑》。此碑历来被推为隶书极则。书风细劲雄健，端严而峻逸，方整秀丽兼而有之。清代郭宗昌言“其字画之妙，非笔非手，古雅无前，若得之神功，弗由人造”。素有汉隶第一之称。碑中“臺”字，字形瘦劲，且有轻重变化，结体紧密，又有开张舒展。最下面一横画，重起重收，燕尾上挑，雄健疏宕，气韵夺人。此横粗重且长，若高“臺”之基，可承千钧之重，和上方八个细横形成极大反差，给人以强烈的节奏感。笔画虽多瘦，然瘦而不弱，瘦如如铁，纤而能厚，起笔、收笔干净利落，既沉静肃穆，又清虚灵动，有高古典雅的庙堂气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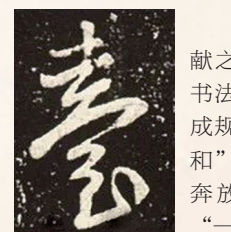
臺(台)字选析



字出欧阳询《九成宫醴泉铭》。此帖乃欧阳询晚年经意之作，笔力刚劲清秀，结体险绝瘦峻，既得北碑方正峻利之势，又有南帖风姿秀雅之韵，故历代为书家推崇，被后世誉为“唐楷之冠”“正书第一”。此“臺”字，是欧楷典型风格。结体修长，中宫收紧，四边开张，左敛右纵，其布白匀整，字距、行距疏朗，间架开阔稳定，气象庄严。此字为上下结构，上窄下宽，上部“口”微向左移，下方“横钩”微向右伸，左右之势相抵，使险绝复归于平正。有“正中含奇”和“奇不失正”之妙。笔画自带棱角，骨力洞达，挺拔舒展，英气逼人。欧字瘦硬，点画多阳刚之气，然结体修长，字形亦含阴柔之秀。善学者，当求其“威而不猛”中和之美。



字出《董美人墓志》，此碑乃隋代墓志中的上品佳作，世称隋志小楷第一。楷书自从汉隶蜕化以来，经二百余年演变，至隋已渐趋成熟，整体风格从拙朴走向精美、从荒率走向规整，熔南北于一炉，开唐法之先声。此“臺”字，结字恭正严谨，中规中矩。笔法精劲含蓄，方圆兼备。笔画搭接，整齐而缜密；行笔提按，清朗而爽劲。字势平正舒展，线条清雅婉丽。从字体面目看，骨秀肌丰、清新莹澈，已脱尽隶意，与晋人小楷、北朝墓志迥别，但外方内圆、华美坚挺的笔致，仍给人以古意未尽的感觉。



字出王献之《卫军帖》。王献之为书圣王羲之第七子，其书法艺术继承家法，但不墨守成规，而是另有所突破。以“中和”之美为基调，开拓出神骏奔放的阳刚之境。所创草书“一笔书”，为后世草圣张旭、怀素所师法。前人评论王献之的书法为“丹穴凤舞，清泉龙跃。精密精巧，出于神智”。从晋末至梁代，其影响甚至超过了其父。父子二人，亦被后世尊称为“二王”。帖中“臺”字，用行草笔法挥洒而出，一气呵成，风神跌宕，如见“一笔书”之丰采。与王羲之“内擫”笔法相对，王献之用笔转为“外拓”，别有一种大鹏转风、逍遥飘逸的气度。后世崇尚奔放、纵逸书风者，大多以此为宗。



字出王铎《唐人诗册》。在中国书法史上，王铎是一位诸体皆能、风格多样的书法全才。自称“独尊羲献”，一生追求晋韵，被誉为“神笔”。此《唐人诗册》为王铎行书代表作，其行书以“二王”一脉为根，笔端既有魏晋风雅，又自出胸襟，笔力雄健，气势恢宏，浑厚奇崛，酣畅淋漓。此“臺”字采用异体字书写，上部两笔长竖，如两根大柱，立于台上；最上短横如梁，架于两柱，笔画沉厚。其余横画则若牵丝，笔画轻盈。虚实相间处，分割出微妙空间。下半部笔画换锋绞转，顿挫中颇生奇趣。足见用笔之高妙。康有为论其字“笔鼓宕而势峻密，真元明之劲”，颇为中肯。

作者档案

徐青锋(脚峰)，字绍真，号野鹤、逸雲子、听雪斋主。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中华诗词学会会员、丰台书法家协会刻字研究会会员，曾就读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、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。中华书局特邀文字审校、北京《中国书画》杂志社书画院特聘书画家、中州词学研究会会员。曾任中国书协《中国书法》杂志责任审读。